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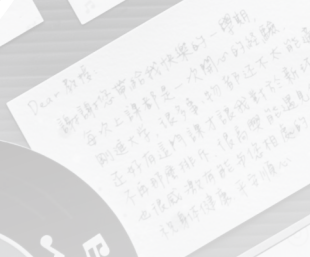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畏懼挫折、不要害怕繞路

鄭秋萍 老師

小檔案

- 系 所 生命科學院植物科學研究所
- 專 長 分子生物學、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
- 教授科目 新生專題、普通生物學、植物生理學、生活中的生活科技
-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碩士
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植物學系博士
- 經 歷 中央研究院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副教授
-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教授
- 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八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優良導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簡鈺璇
攝影／楊文卿





鄭秋萍認為，人生選擇沒有好壞對錯，學習對自己負責才是最重
要的。她說：「在帶領學生的同時，我也在帶領我自己、洗滌自
己。」

「教書讓我知道，臺大學生有多麼優秀！」鄭秋萍
指著學生在通識課程「生活中的生物科技」製作的期末海
報，一邊開心地翻出過去指導研究生的得獎紀錄。幾乎她
的每個指導學生，都榮獲論文海報獎。

鄭秋萍笑著說：「他們都是我的驕傲！」

十幾年的教學中，她始終以電影《天之驕子》一段話
勉勵自己：「好的老師從沒有自身的成就，他們傾一生之
力灌注在學生的生命裡。他們像是樑柱，撐起學校的一片
天；他們也點燃起學生的生命火炬，指引他們人生最重要
的方向……。」

自二〇〇六年到臺大任教以來，鄭秋萍幾乎年年得
獎，八次的教學優良獎、一次優良導師獎。九十八學年末



■ 學生送給鄭秋萍的卡片，讓她相當珍惜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十年來，鄭秋萍教學獲獎無數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如預期獲獎，她俏皮地在紙本記錄加上「優良媽媽、孝順女兒」的獎項，並坦言當年沒有得獎有些遺憾，因為自己真的很努力教學。

植物科學研究所碩三袁郁璿，曾經擔任鄭秋萍的助教。她觀察鄭秋萍常在辦公室，重複播放投影片，試著順稿演練課程；在上課前三、四天，鄭秋萍就開始備課，許多課程雖然每學期都有，但都會加上最新的研究資料。她強調：「老師注重說明原理，不是死背內容。」

活潑授課 帶學生探索自我

在研究型大學中，教學對老師常是負擔。曾有前輩勸鄭秋萍，不要花費太多時間教書，研究才是升等的利器。但她當初從中央研究院到臺大，就是因為喜歡教學。在中研院擔任研究員時，只致力於研究發表；然而，到了臺大能夠兼顧研究與教學，將所學與熱忱帶給學生，看見學生的成長，她覺得無比光榮和快樂。

因此，鄭秋萍不畏研究壓力，堅持開設許多課程。除了系所的專業科目外，她還開設「新生專題」、「生活中的生物科技」等通識課程。其中「新生專題」這門臺大校級選修通識課程，一開就是五年；在上下學期都開班之下，已有十屆學生修課。

即使是非專業課程，鄭秋萍依然賣力準備。為了帶動氣氛，她有時會一上課先放五月天的

歌，隨著投影片動畫，可愛圖片依序出現，馬上抓住學生眼球。

她表示，當初因緣際會接到這門課，目標是帶領大一新生認識大學和自己。課程除了自我的追尋、挫折解決，也包括實用的書面報告、演講技巧，豐富的內容獲得學生好評，每學期初的課程加簽都要透過抽籤來決定。

此外，課程最重要的安排，就是邀請曾修課的學生在大四時回到班上，和小大一分享大學生活。鄭秋萍表示，透過這樣的方式，一來能讓學弟妹認識大學，二來則是想看到學生成長，聽他們分享喜悅，並希望能在學生畢業將踏入社會的徬徨階段，給予鼓勵。

走下講台，與學生並肩而坐，聆聽學生的報告，鄭秋萍看到學生的潛力，這些能力往往是「考試考不出來的」。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，班上曾有個學生是公車達人，熟記各地公車與鐵道路線。在學期結束兩年後，他主動帶大家去宜蘭玩，有超過半數學生響應。

鄭秋萍直說：「這真是很棒的回憶！我老了要把這些東西寫



■ 圖為「新生專題」，大四生回娘家的活動。（鄭秋萍／提供）

成故事。」

鄭秋萍也曾因為學生散漫、不專心而感到挫折，甚至猶豫要不要再開課。但每當萌生「不想繼續開課」的念頭時，鄭秋萍在課上看到學生的好表現，聽著大家的期末分享，以及學生表達希望日後繼續向她請益等，原來的想法就動搖了。「我就會好捨不得、好想他們，覺得學生好棒，於是下學期又甘願繼續開課。」她笑著說。

峰迴路轉 找到人生志業

鄭秋萍帶領學生思考大學生活，會猜想她的大學應該也過得很精彩。她卻坦言，自己的大學生活其實很無聊，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課業上，更遺憾的是沒有參加社團。

她表示，看著父母辛苦打拚，拉拔四個孩子長大，從小她便很聽話，希望努力讀書，改善家中經濟環境。因此她向來名列前茅，如願進到北一女中，到了大學也努力向學。

在北一女的三年，讓鄭秋萍經歷自信的摧殘，無論再怎麼努力，總有人比自己更厲害。後來，大學聯考也不盡理想，她先就讀東吳微生物系，之後轉學考以第一名考入臺大植物病理與昆蟲學系（現今改名為植物病理與微生物系）。在臺大讀完碩士後，申請獎學金赴美讀博士班時，又申請不到理想的大學，經過一番波折，才轉學到明尼蘇達大學。



■ 鄭秋萍手很巧，喜歡做手工吊飾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一連串峰迴路轉，鄭秋萍始終是穩紮穩打，不畏挫折，而她的研究領域也從未跳脫植物與微生物。她覺得自己是個「未雨綢繆」的人，一定要在把握的情況做決定。雖然幾乎人人以臺大為志願，可惜她當初的聯考成績無法如願，但之後還是努力找機會轉學；轉學考也選擇擅長的微生物領域，從此種下自己與植病系的緣分。

鄭秋萍的雙手靈巧，能把實驗切片和植物模型都做得很漂亮。加上她力求完美的性格，為了避免實驗失誤，常同時做多個實驗，讓數個計時器同時跑。因此，她能夠花費比他人更短的時間達到成果，也從中獲得成就感。

儘管如此，她在求學時曾質疑過自己，到底喜不喜歡這個科系，但在課業繁重之下，她說：「生化學都快要被當掉了，我當時真的不敢多想！」那時她也未料到，輾轉到美國讀書、中研院擔任研究員後，能回到臺大做自己最熱愛的教學工作。

曲折路能看到不同風景

現在回頭看當時的自己，她表示，那時因為社會氛圍使然，孩子的選擇很單一，只能讀書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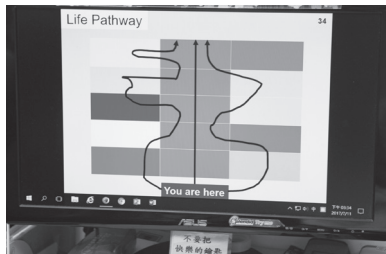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觀念至今仍難以破除。在新生專題課時，她常發現有些學生是選校不選系，「這時候我都會跟他們說，可以重新選擇！」

課堂的投影片中，有一張畫著幾條彎曲線與直線，分別都到達目的地。鄭秋萍表示，社會上常期許同學能夠專心走在規劃好的路上，從最好的高中到臺大，再赴外國頂尖學府繼續攻讀，然而人生並非如此順遂。她很感謝每一次的繞路，即使花了一些時間，卻能認識不同的人、看到不同的風景。

鄭秋萍以自己的故事當例子。她回憶起在美國讀書的大風雪天，當時考試考差了，覺得快要被當了，心情無比沮喪；當天她試著打好多通電話給朋友，其中一個就是現在的丈夫，不過他那時不在家，沒有接到電話。她說：「因為這沒接通的電話，先生發現他自己其實很關心我，接著才展開追求。」

她笑著說：「你永遠不知道，為什麼老天爺不讓你走平順的路。」如果當時沒有遇到考試挫折，或許她跟丈夫就不會在一起。可見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，不到最後一刻，真不知道老天爺要給什麼禮物。

正因為自己過去曾為社會期待所禁錮，也經歷過非順遂的人生安排，鄭秋萍有許多生命故事與體悟，能跟學生分享，希望大家走自己想走的路。她認為人生選擇沒有所謂的好壞對錯，學習對自



■ 鄭秋萍說繞路總能看到不同風景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己負責才是最重要的。

她說：「在帶領學生的同時，我也在帶領我自己、洗滌自己。」

嚴師出高徒 把學生當家人

儘管鄭秋萍就像媽媽一樣，願意傾聽學生聲音，和學生並肩面對困難，但實際上她卻是不折不扣的嚴師。在研究生的新生訓練手冊上，她寫著：「教不嚴，師之惰！」她定下許多實驗室的規定；她的課也嚴禁學生遲到、無故曠課，缺席三次學期成績就會不及格。

「嚴格是表示把學生當自己人，這我都跟學生打過預防針。」鄭秋萍說。她覺得學生跟家人一樣，只有父母才會嘮叨孩子，希望孩子能有所進步；但外人不會如此，只會說好的一面，因為他沒有義務讓你變得更好。

鄭秋萍也很在意學生的口頭報告，除了修正報告架構外，「我連投影片字的大小、顏色都改，有沒有空格我也都看得出來。」她說。

無論是研究生或是大學部的報告，她對於細節都很要求；因此學生跟著她兩年，自然練就完美



■ 實驗室是鄭秋萍和研究生們的家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報告功夫。她說：「我希望大家聽到你是鄭秋萍學生，都會對你豎起大拇指。」

這樣的要求會帶給學生壓力，但也讓他們感受到老師的用心，藉此逼自己進步向上。植科所碩三林靜蓉表示，在老師的督促下，報告能力一定能夠提升，而老師對實驗室的要求，也讓她感受到學術工作者的責任心。

實驗室就像鄭秋萍的第二個家，她幾乎天天報到，待在辦公室的時間比在家還長。白板上貼著她丈夫寫「放輕鬆」的字帖，提醒她要步調放慢、適當休息一下。

鄭秋萍卻苦笑說：「講很多次了，但有時候真的放不下教學。」她很謝謝家人的體諒與支持，家事幾乎都是丈夫在做，在她工作繁重時，姐妹則幫忙帶孩子。

鄭秋萍表示，因為有他們作為後盾，自己才能在教習殿堂上，持續栽培莘莘學子。



■ 丈夫送給鄭秋萍的字帖，要她放輕鬆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

■ 家人是鄭秋萍永遠的支柱。
(鄭秋萍／提供)